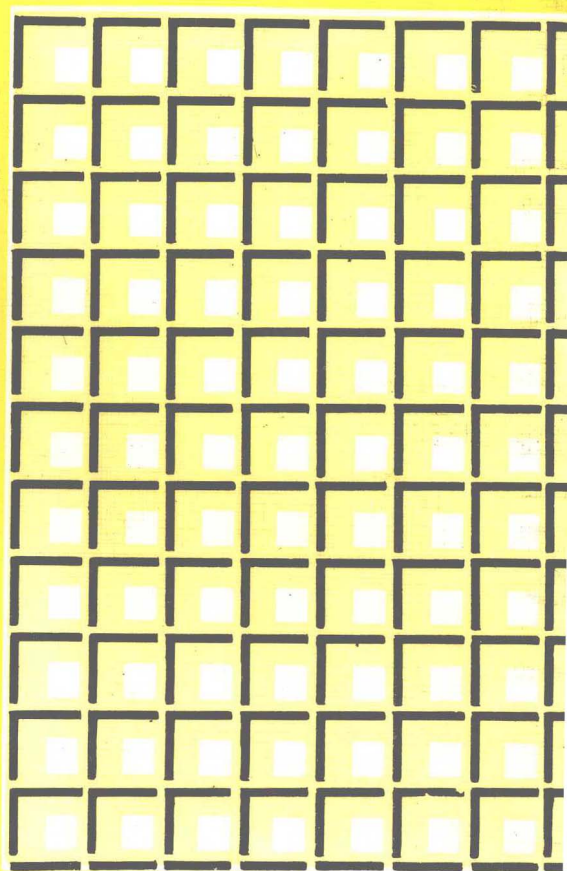


純文學散文選集



純文學叢書56

林海音編

純文學散文選集

林海音編

純文學叢書 56

純文學叢書 56

純文學散文選集

定價 90 元

編者：林 海 音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

郵撥帳號：五 三 三 三

電話：三〇〇三〇一六四六一

印刷者：文 裕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寶興街六八巷十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十七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
請寄回本社調換。

編者的話

收集在這裡的六十篇散文，是從純文學月刊創刊號到第五十四期上選出來的；日期是從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到六十年六月。這一段時間的純文學月刊是由我主編的，算來創刊這份雜誌，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

純文學月刊上，無論小說、散文、論評，也無論是創作或翻譯，確有不少好作品，這也是當初愛護這份刊物的讀者和作者所共同支持的成績。在刊物發行的當時，也曾想着陸續出版一些短篇小說或散文的合集（翻譯或創作的長篇小說已經出版過一些了，如「海那邊」，「學生老師」，「權力的滋味」，「一個美的故事」等），但是只做到出版過一本「海外女作家小說集」而已。到編輯純文學月刊的後期，我已經疲乏得「力不從心」了。後來放下來月刊編務的重擔，專心經營純文學出版社，也還是惦記着月刊上的那些好文章，這次終於能够把心願完成，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希望能給讀者帶來閱讀此書時的喜悅，那也就是我的喜悅了。也希望從此開始，以後能繼續下去。

這本散文選集的排列，是依照月刊出版的前後做順序，這是最方便而且公平的辦法。有些作

者在文後寫了他們完稿的日期，但大部分是沒有的，不過讀者還是可以大略算出這些散文是什麼時候的作品。

讀者打開了目錄之頁，一定會先找尋作者的名字，很多是知名的作家，但不知名的作家也不少，而且不知名的作家中，竟也有的選了不止一篇作品。選的時候本來沒有想到這些，到排列順序登記目錄時，才發現了這情形。也曾想過，每人一篇好了，佔兩篇的，剔出一篇吧，但是我還是沒有捨得這樣作，就隨它自然好了！

另一篇附錄，詩人痲弦所紀錄的「夏志清談散文」，應當說明一下。這篇紀錄原是刊在民國五十九年四月號「幼獅文藝」的散文專號上，因為是在我家裡談的，所以記憶比較深刻，這次出書便想到它，得到原訪問者和被訪者的同意，做為一篇附錄收在這裡。寫信給夏先生的時候，要求他可否在附錄之後，再來個附語，他可以把還想說的話寫出來，他在百忙中也都答應了，並立刻趕着寄來，該說一聲「謝謝」的。

什麼是散文，本來很難下個「一定」的定義，即使夏志清先生所談的散文，也許還有人不盡同意。但是有許多地方，我們却頗有同感，如中外對欣賞散文和寫散文的態度，確是有所不同的。中國讀者談到散文，就會想到人物、地方、自然界的懷念，以及身邊瑣事的文章，而工業越發達的國家的讀者或作者，已經沒有這種閒情逸致去讀、去寫這類文章了。這種情形，與其說他們是工業發達，倒不如說他們是無福消受吧！

目 錄

編者的話

舊

望鄉的牧神

談離開

垂柳

書房的一角

熊

我有

鹿港查晡

歌和太陽和花和男子

林海音

梁實秋

余光中

子敏

陳之藩

張秀亞

陳之藩

曉風

葉榮鐘

管管

一

一

五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母親節

梁容若

六五

雨中的紫丁香

羅蘭

六九

飄泊的古物及其他

段彩華

七四

從自己的年歲說起

李輝英

八六

夏日來時

房寧齡

九一

芝城之行

夏菁

九三

響

琦君

一〇〇

恆春童年

稚然

一〇五

來去

稚然

一一〇

懷舊心情及其他

何凡

一二五

毛姆與我的父親

宋淇

一二六

少尉手記

黃景進

一三九

只是一縷清烟

蔣芸

一四二

Hippies 的陶醉藥與魏晉的五石散

徐訐

一四六

靜靜地流，我的心

威西

一六七

歸去來兮

於梨華 一六九

夏夜絮語

馬谷 一七三

寄

靜文 一八〇

送行

葉亮文 一八三

十九歲

忘名 二〇一

站

初夏 二〇三

緣

陶奇 二〇七

迴旋

苓憑 二二三

重遊阿里山

清清 二二三

傍晚的叩訪

方方 二二六

山靈

李藍 二二八

咪咪回來了

亞平 二四六

信天翁惹上的挨罵

邵素心 二四九

八月清談

旻黎 二五一

秋的回憶

慶餘 二六五

「又一代」的話

竹屐

隱者

皮毛篇

得道的烏龜

獵人日記

烈陽下

廊外・熱血和生命

藍色的射星花

午後

卡片溫情

那天

荒漠綠洲

鴿子

落絮無聲

沉櫻 二七〇

鍾玲 二七七

沈伯美 二八五

庸辛 二九九

白蓮 三二六

陳慧樺 三三八

趙金城 三三三

余中生 三三五

何晞美 三三八

余中生 三三九

張芸 三四二

徐秉鉞 三四九

葉曼 三五三

雅影 三五七

悄然 三五九

無題

與你同行

蘇花之旅

幻

附錄：夏志清談散文

無名 三六三

晏黎 三六四

沈伯美 三六六

張典姊 三七二

痲弦 三七五

舊

梁實秋

『我愛一切舊的東西——老朋友，舊時代，舊習慣，古書，陳釀；而且我相信，陶樂賽，你一定也承認我一向是很喜歡一位老妻。』這是高爾斯密的名劇「委曲求全」(She Scoops to Conquer) 中那位守舊的老頭兒哈德卡索先生說的話。他的夫人陶樂賽聽了這句話，心裏有一點高興，這風流的老頭子還是喜歡她，但是也不是沒有一點愠意，因為這一句話的後半段說穿了她的老。這句話的前半段沒有毛病，他個人有此癖好，干別人什麼事？而且事實上有很多人頗具同感，也覺得一切東西都是舊的好，除了朋友、時代、習慣、書、酒之外，有數不盡的事物都是越老越古越舊越陳越好。所以有人把這半句名言用花體正楷字母抄了下來，裝在玻璃框裏，掛在牆上，那意思好像是在向喜歡除舊佈新的人挑戰。

俗語說，「人不如故，衣不如新」。其實，衣着之類還是舊的舒適。新裝上身之後，東也不敢做，西也不敢靠，戰戰兢兢。我看見過有人全神貫注在他的新西裝褲管上的那一條直線，坐下

之後第一樁事便是用手在膝蓋處提動幾下，生恐膝部把他的筆直的褲管撐得變成了口袋。人生至此，還有什麼趣味可說！看見過愛因斯坦的小照麼？他總是披着那一件敞着領口胸懷的鬆鬆大大的破夾克，上面少不了煙灰燒出的小洞，更不會沒有一片片的汗斑油漬，但是他在這件破舊衣裳遮蓋之下優哉遊哉的神遊於太虛之表。「世說新語」記載着：「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進新衣，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大笑置之。」桓冲真是好說話，他應該說，「有舊衣可着，何用新爲？」也許他是爲了保持閭內安寧，所以才一笑置之。「殺頭而便冠」的事情，我還沒有見過；但是「削足而適履」的行爲，則頗多類似的例證。一般人穿的鞋，其製作設計很少顧到一隻脚是有五個趾頭的，穿這樣的鞋雖然無需「削」足，但是我敢說五個脚趾絕對缺乏生存空間。有人硬是覺得，新鞋不好穿，敝屣不可棄。

「新屋落成」，金聖嘆列爲「不亦快哉」之一，快哉儘管快哉，隨後那「樹小牆新」的一段暴發氣象却是令人難堪。『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但是需要等待多久！一棟建築要等到相當破舊，才能有「樹林陰翳，鳥聲上下」之趣，才能有「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之樂。西洋的庭園，不時的要剪草，要修樹，要打扮得新鮮耀眼，我們的園藝的標準顯然的有些不同，即使是帝王之家的園囿也要在亭閣樓臺畫棟雕梁之外安排一個「濠濮間」「諧趣園」，表示一點點陳舊古老的蕭瑟之氣。至於講學的上岸，要是牆上沒有多年蔓生的常春藤，基脚上沒有連年積留的苔蘚，那還能算是第一流麼？

舊的事物之所以可愛，往往是因爲它有內容，能喚起人的回憶。例如陽曆儘管是我們正式採

用的曆法，在民間則陰曆仍不能廢，每年要過兩個新年，而且只有在舊年才肯「新桃換舊符」。明知地處亞熱帶，仍然未能免俗要烟薰火燎的製造常常帶有屍味的臘肉。端午的龍舟粽子是不少的，有幾個人想到那「露才揚己怨懟沉江」的屈大夫？還不是舊俗相因虛應故事？中秋賞月，重九登高，永遠一年一度的引起人們的不可磨滅的興味。甚至臘八的那一鍋粥，都有人難以忘懷。至於供個人賞玩的東西，當然是越舊越有意義。一把宜興砂壺，上面有陳曼生製銘鐫句，縱然破舊，氣味自然高雅。『樽蒲錦背元人畫，金粟箋裝宋版書』，是足以使人超然遠舉，與古人遊。我有古錢一枚，『臨安府行用，準參百文省』，把玩之餘不能不聯想到南渡諸公之觀賞西湖歌舞。我有胡桃一對，祖父常常放在手裏揉動，噶咯噶咯的作響，後來又在我父親手裏揉動，也噶咯噶咯的響了幾十年，圓滑紅潤，有如玉髓，真是先人手澤，現在輪到在我手裏噶咯噶咯的響了，好幾次險些兒被我的兒孫輩敲碎取出桃仁來吃！每一個破落戶都可以拿出幾件舊東西來，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國家亦然。多少衰敗的古國都有不少古物，可以令人驚羨，欣賞，感慨，唏噓！

舊的東西之可留戀的地方固然很多，人生之應該日新又新的地方亦復不少。對於舊日的典章文物我們儘管歡喜讚嘆！可是我們不能永遠盤桓在美好的記憶境界裏，我們還是要回到這個現實的地面上來。在博物館裏我們面對商周的吉金，宋元明的書畫瓷器，可是溜疲雙腿走出門外便立刻要面對擠死人的公共汽車，醜惡的市招，和各種飲料一律通用的玻璃杯！

舊的東西大抵可愛，惟舊病不可復發。諸如夜郎自大的脾氣，奴隸制度的殘餘，懶惰自私的惡習，蠅營狗苟的醜態，畸形病態的審美觀念，以及罄竹難書的諸般病症，皆以早去爲宜。舊病

才去，可能新病又來，然而總比舊病新恙一時併發要好一些。最可怕的是，倡言守舊，其實只是迷戀骸骨；唯新是驚，其實只是撫拾皮毛，那便是新舊之間兩俱失之了。

望鄉的牧神

余光中

那年的秋季特別長，一直拖到感恩節，還不落雪。事後大家說，那年的冬季，也不像往年那麼長，那麼嚴厲。雪是下了，但不像那麼深，那麼頻。幸好聖誕節的一場還積得够厚，否則聖誕老人就顯得狼狽失措了。

那年的秋季，我剛剛結束了一年浪遊式的講學，告別了第三十三張席夢思，回到密歇根來定居。許多好朋友都在美國，但黃用和華苓在愛奧華，梨華遠在紐約，一個長途電話能令人破產。咪咪手續未備，還阻隔半個大陸加一個海加一個海關。航空郵簡是一種遲緩的箭，射到對海，火早已熄了，餘燼顯得特別冷。

那年的秋季，顯得特別長。草，在漸漸寒冷的天氣裡，久久不枯。空氣又乾，又爽，又脆。站在下風的地方，可以嗅出樹葉，滿林子樹葉散播的死訊，以及整個中西部成熟後的體香。中西部的秋季，是一場彌月不熄的野火，從淺黃到血紅到暗赭到鬱沉沉的濃栗，從愛奧華一直燒到俄

亥俄，夜以繼日以繼夜地維持好幾十那的燦爛。雲羅張在特別潔淨的藍虛藍無上，白得特別惹眼。誰要用剪刀去剪，一定裝滿好幾籬筐。

那年的秋季特別長，像一段雛型的永恆。我幾乎以為，站在四圍的秋色裡，那種圓溜溜的成熟感，會永遠懸在那裡，不墜下來。終於一切瓜一切果都過肥過重了，從腴沃中昇起來的仍垂向腴沃。每到黃昏，太陽也垂垂落向南瓜田裡，紅橙橙的，一隻熟得不能再熟下去的，特大號的南瓜。日子就像這樣過去。晴天之後仍然是完整無憾飽滿得不能再飽滿的晴天，敲上去會敲出音樂來的稀金屬的晴天。就這樣微醺地飲着清醒的秋季，好怎麼不好，就是太寂寞了。在西密歇根大學，開了三門課，我有足夠的時間看書，寫信。但更多的時間，我用來幻想，而且回憶，回憶在有一個島上做過的有意義和無意義的事情，一直到半夜，到半夜以後。有些事情，曾經恨過的，再恨一次；曾經戀過的，再戀一次；有些無聊，甚至再無聊一次。一切都離我很久，很遠。我不知道，我的寂寞應該以時間或空間為半徑。就這樣，我獨自坐到午夜以後，看窗外的夜比聖經舊約更黑，萬籟俱死之中，聽兩顆的鬚髭無賴地長着，應和着腕錶巡迴的秒針。

這樣說，你就明白了。那年的秋季特別長。我不過是個客座教授，悠悠盪盪的，無罣無牽。我的生活就像一部翻譯小說，情節不多，氣氛很濃；也有其現實的一面，但那是異國的現實，不算數的。例如汽車保險到期了，明天要記得打電話給那家保險公司；公寓的郵差怪可親的，聖誕節要不要送他件小禮品等等。究竟只是一部翻譯小說，氣氛再濃，只能當做一場逼真的夢罷了。而尤其可笑的是，讀來讀去，連一個女主角也不見。男主角又如此地無味。這部惡漢體的 (pic-

arlesque) 小說，應該是沒有銷路的。不成其爲配角的配角，倒有幾位。勞梯芬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我教過的一百六十幾個美國大孩子之中，勞梯芬和其他少數幾位，大概會長久留在我的回憶裡。一切都是巧合。有一個黑髮的東方人，去到密歇根。恰巧會到那一個大學。恰巧那一年，有一個金髮的美國青年，也在那大學裡。恰巧金髮選了黑髮的課。恰巧誰也不討厭誰。於是金髮出現在那部翻譯小說裡。

那年的秋季，本來應該更長更長的。是勞梯芬，使它顯得不那樣長。勞梯芬，是我給金髮取的中文名字。他的本名是 Stephen Cloud。一個姓雲的人，應該是洒脱的。勞梯芬倒不怎麼洒脱。他毋寧是有些靦腆的，不像班上其他的男孩，愛逗着女同學說笑。他也愛笑，但大半是坐在後排，大家都笑時他也參加笑，會笑得有些臉紅。後來我才發現他是戴隱形眼鏡的。

同時，秋季愈益深了。女學生們開始穿大衣來教室。上課的時候，掌大的楓樹落葉，會簌簌叩打大幅的玻璃窗。我仍記得，那天早晨剛落過霜，我正講到杜甫的「秋來相顧尙飄蓬」。忽然瞥見紅葉黃葉之上，聯邦的星條旗颺在獵獵的風中，一種摧心折骨的無邊秋感，自頭蓋骨一直麻到十個指尖。有三四秒鐘我說不出話來。但臉上的顏色一定洩漏了什麼。下了課，勞梯芬走過來，問我週末有沒有約會。當我的回答是否定時，他說：

「我家在農場上，此地南去四十多哩。星期天就是萬聖節了。如果你有興致，我想請你去住兩三天。」

所以三天後，我就坐在他西德產的小汽車右座，向南方出發了。十月底的一個半下午，小陽